

逃离

邓安东
◎著

逃离，不是不爱，
这就是最特别的爱！



一代青年，梦想折翼，成功无望，浪漫风飘
他们立足现实，不屈不挠，永怀梦想，不懈奋斗

《蜗居》之后，看《逃离》
同名电影、电视剧即将开拍

桂延文（电影《101次求婚》出品人）、白海滨（第七代导演，电影《米香》）强烈推荐



清华大学出版社

逃离

邓安东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 / 邓安东 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4446-9

I. ①逃…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9996 号



责任编辑:张 颖 高晓晴

封面设计:周晓亮

版式设计:孔祥峰

责任校对:曹 阳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240mm 印 张:20.75 字 数:349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产品编号:056435-01

※ 目 录 ※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1
第五章	51
第六章	62
第七章	75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9
第十章	111
第十一章	122
第十二章	133
第十三章	147
第十四章	158
第十五章	168

第十六章	179
第十七章	191
第十八章	203
第十九章	215
第二十章	226
第二十一章	236
第二十二章	247
第二十三章	258
第二十四章	268
第二十五章	281
第二十六章	292
第二十七章	300
第二十八章	311
第二十九章	317

※ 第一章 ※

“姐，你到底要弄多少菜啊？赶紧过来吃吧……你亲弟弟马上就要饿死了！”

“你们先吃吧……你们先吃，我马上就好！”

唐小丫用左手把汗湿的一绺乌发捋到耳朵后面，右手把切得又细又匀的土豆丝放进油锅，“噼……噼……”的声音立即就充满了狭小的厨房。她脸上笑盈盈的，白皙的右手握着铲子，迅速翻炒十几下之后，盖上锅盖。在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她偷空朝客厅望了一眼。客厅比厨房大不了多少，也显得很拥挤。

她侧耳，想听那几个围坐在小小的四方桌前的男人女人们的对话。

但是，什么也听不清。她又笑了笑，掀开锅盖，继续翻炒。

小客厅的桌子上，已经摆满了菜。何大伟坐在一个塑料材质的高圆凳上，那是他花十块钱买来的。对面的旧沙发上，唐磊跟苏清亲昵地坐在一起，两个人头挨得很近，苏清手里拿着一部数码相机，一张张地翻看着照片。

这时候，苏清把相机屏幕向唐磊一倾：“你这张好帅啊！”她的语调，清脆中透着软糯，一般男人听了，会自然产生亲近之意，却又不敢唐突。她的容颜，说不上有多么美丽，在这七月初的广州，却让人感到一丝清新的风。

唐磊大模大样地一挺胸：“那是！不过，不如周杰伦。”

苏清坏坏一笑：“我说的是——这一张好衰啊……”

唐磊作势要胳肢她，苏清扭腰躲过。

何大伟也拿着手机默默看着，偶尔抬头看一眼对面的情侣，说上两句，而后又低头去看相片，不时瞟一眼厨房，偶尔与唐小丫对上视线。这时候，两人就默契地笑笑。

终于，唐小丫急急地走进客厅，将一盘尖椒土豆丝放在桌子边。唐小丫的

眼神跟何大伟对视后一笑，无奈地瞪了一眼旁若无人地沉浸在你依我依中的唐磊与苏清：“咳……咳……公共空间，不要污染我们的眼睛……好了，开饭！”

苏清刚要起身，唐磊按住她的肩膀，嘴巴冲着要起身的何大伟，用京剧韵白腔调说：“列位客官，敬请安坐，让小生我来伺候。”

“好，去吧！”苏清扑哧地笑了一声，在唐磊起身离开的时候，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然后收起了相机。

“我去洗把脸，马上……”唐小丫说着，手里解着围裙，脚下步子不停，往卫生间走去。

何大伟对苏清笑笑，说：“哎，这下小磊毕业，苏清，你们也能像我跟小丫这样双宿双栖，要结束单身生活了。”

“像你们……这样同居吗？”苏清不拿正眼看何大伟，“我可不想这样。”

“怎么，我们这样不好吗？”

“好，好，那是你以为的好，小丫以为的好，可我啊……”苏清说这话的时候，两个人都一起望向厨房里的那对姐弟，“我以为的好，跟你们以为的好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跟磊磊结婚，才是我以为的好。”

“啊？”何大伟听到“结婚”这个词从苏清嘴巴里蹦出来，先是惊愕，而后恍然，随后不太自然地点了点头，“结婚，啊……好！”

“结婚”这个词，就像一根裹着蜜的钻石刺，扎在了他的心里。

苏清似乎早料到何大伟的反应，稍带轻蔑地轻笑了一声，看着回到桌前的唐小丫，赶紧挪位置：“小丫，今天你做的菜可是前所未有的丰盛啊！”

“当然了，磊磊今天大学毕业，我做姐姐的，当然要好好犒劳犒劳他了。是吧，小磊？”唐小丫一手揽住弟弟的肩膀，使劲拍了拍，另一只手往小四方桌上一摊，“都是你爱吃的菜，姐对你够好了吧？”

“好，好，亲姐姐……”唐磊笑得满脸是花，他一手揽住姐姐，一手竖起大拇指，做害羞状，“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真是感恩不尽……哎，姐，都是自家人，就不用我以身相许了吧？”

“什么？”唐小丫跟苏清一起叫了起来。

苏清嘟起了嘴，唐小丫使劲敲了唐磊一脑勺：“跟姐说什么以身相许的鬼

话呢？再说，都是有主的人了，还有谁稀罕啊？去！”

唐磊笑着抱头滚在地上，顺势就滚到了苏清一旁，伸出一只手去挽着她，另一只手则向姐姐示威般挥了挥：“哎，姐，你可别看不起你弟弟，我也是一表人才、风度翩翩的青年俊杰，给我抛媚眼的女人，你以为少啊？”

“什么？”苏清再重重地说了一次，仰起头，一双妙目瞪着唐磊。

“不过……”唐磊笑嘻嘻地对上苏清的怒眼，“不过我已经有你了，其他女人我都视如粪土，清清，我会为你守身如玉的。”

“说到可要做到。”苏清暗暗用力地掐了唐磊的大腿一把，小声地警告。

唐磊痛嗽一声，看姐姐跟何大伟都不明所以地看着自己，马上重新堆笑：“啊，姐、姐夫，换在古时候，今天就是我，那什么，金榜题名时？不对，功成名就时？也不对，哎，不管那什么什么了，以后就是我唐磊大展宏图的大好时光了。为我向未来的光辉时刻迈出的第一步，干杯！”说着，唐磊便在桌上找酒和酒杯。

“来来来。”一直闷在一边的何大伟早见机开了酒，把唐磊找出来的四个酒杯满上，看着每人手里都端着酒了，举杯，“为未来的青年俊杰，干杯！”

“不对，是为未来的中国宫崎骏，干杯！”唐磊纠正。

“啊？”何大伟一怔，脑海里快速地把他认为的中国现代名人回忆了个遍，从杨元庆、宗庆后、俞敏洪到马云，就是想不起来宫崎骏是何许人也。

苏清跟唐小丫痛快地碰杯：“为未来的中国宫崎骏，干杯！”

何大伟不再多言，顺势干了，然后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模样，拍了拍唐磊的胸膛：“小磊，有志气，好好干，只要有狮子的雄心、狐狸的狡猾、骆驼的忍耐以及猪的好脾气，你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当然，姐夫，看着吧，以后中国动画界，势必是我唐磊大师的天下。”唐磊豪情万丈，“过不了五年，我一定能将中国动画发扬光大，到时候中国能扬名好莱坞的不光是李安的武侠片、吴宇森的枪战片，还得加上我的动画片，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中国影视界。”一说起自己的奋斗目标，唐磊的话便滔滔不绝，“姐夫，你也知道宫崎骏是谁吧？说起他啊，别因为他是日本人就瞧不起他，其实啊……”

“哦。”这回何大伟明白为什么自己会不知道宫崎骏这号人物了，敢情这家伙是给小屁孩儿制作动画片看的动漫名人，他一向对这些属于二维世界的东

西不感兴趣，所以知之不多，看唐磊跟苏清越说越兴奋，他低声问唐小丫：“小丫，小磊要做那个，中国的什么？你觉得靠谱吗？”

“少——年——志——当——存——高——远，”唐小丫瞪了何大伟一眼，“这话当年是谁跟我说的？”

“是我，是我。”何大伟赶紧敲自己脑袋，懊悔自己不识趣，差点儿败了大家的兴。

唐小丫没多说什么，握了握何大伟的手，对他表示体谅。

说说笑笑中，不觉菜尽酒酣，喝高了的唐磊满脸通红，“啪”地一下，收起桌子上散落的四双筷子，收拢了，一下跳了起来，站在本就狭小的出租屋中，扯开了喉咙，对着用八根筷子做的麦克风，头一扬，刘海一甩：“各位，各位，今天恰逢小弟唐磊大学毕业，非常感激各位捧场，参加小弟的毕业典礼，再加上今晚亲爱的姐姐亲自为我下厨做的菜式，吃得我是十分满意，小弟深受各位厚爱，无以为报，特奉上金曲一首，望笑纳。”

说完便吼，中气十足得差点没将屋顶冲破，随着旋律，踩着节拍，唐磊舞步翩翩，苏清跟唐小丫连连拍掌叫好，喝彩连连。何大伟听了半天，没听清唐磊在唱什么，纳闷不已，推推边唱边拍掌的唐小丫：“小磊他唱什么？我们是狗？”

苏清听何大伟这么说，回头瞥了他一眼，又托着腮微笑着望着唐磊。唐小丫则哈哈笑了起来：“你才是狗，小狗。”然后才为何大伟解释：“是 we are golden, golden, 不是狗。”

Teenage dreams in a teenage circus

Running around like a clown on purpose

Who gives a damn about the family you come from

No giving up when you're young and you want some

Running around again

Running from running

...

I was a boy

At an open door

Why you staring

Do you still think that you know
Looking for treasure
In the things that you threw
Like a magpie
I live for glitter
not you
We are not what you think we are
We are golden
...

看弟弟唱得兴起，唐小丫一瞬间陷入沉思。

今天，是小磊大学毕业，而自己，大学毕业多少年了？

三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三年，似乎就是一眨眼的时间，时光如白驹般奔驰而过，而自己，竟都还浑然不觉。

来到这个如春般温暖、如花般美丽的羊城，已经三年了啊！

遥想，自己当初穿上学士袍后没多久，就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一切，奔到这里来了。

现在想想，还真佩服那时候的自己，是为了什么呢？

唐小丫的眼神里有一丝茫然掠过，当瞳孔里出现了何大伟那张脸的时候，眼神又坚毅起来，清澈的眼波里荡漾着无尽的笑意。

太好了！现在小磊也毕业了，留在这个城市，会有机会发展的。

“在想什么？”察觉到女人的走神，何大伟把她轻轻揽入怀里，趁另一对情侣没注意到，装作不经意地吻了一下女人的发丝，“累了？”

唐小丫感激他的体贴，摇摇头。

“你也想起自己刚毕业的时候了？”

“也？”唐小丫仰起头看着男人。

男人为她抚去嘴边的一缕发丝，笑笑，尴尬地搔了搔头，“人么，都是喜欢触景生情的动物。”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唐小丫想笑的时候，居然笑不出来了。

“小丫，我答应你，等过段日子，我们搬到新的房子，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何大伟环顾了一下因为塞了四个人而显得拥挤凌乱的蜗居，不知何故，心情竟然有点沉重。

明明是个该高兴的日子，为什么偏偏会隐隐嗅到重不堪压的味道呢？

“不急，等你工作不忙的时候再挑日子吧。”唐小丫环顾着，对这间住了三年多的屋子，心中有点不舍。

“啊，好累啊。姐，你看，今天我能跟清清睡在这里吗？”闹腾够了的唐磊躺在客厅沙发上，摊成个大字。沙发太小了，他上半身在沙发上，脚撑在地上。这样一来，客厅几乎就没空间了。

“不用看也不行，”苏清蹲在一边，揪了揪唐磊的鼻子，“等小丫换了大房子再说吧，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别打扰你姐跟姐夫。”说着便去拉唐磊的胳膊：“快，起来。”

“我让大伟送你们回去吧！”唐小丫送两人出门，不放心地看着苏清扶着摇摇晃晃的唐磊跌跌撞撞地下楼，刚要回头叫何大伟，被苏清脆生生的一句“不用了，晚安！”给堵了回去。

“真不用？……啊！”唐小丫还在担心，冷不防发现身子忽然悬空，吓得她大叫了一声，“唐老丫？”

“刚刚是他们的快乐时光，现在总该轮到我们的。”何大伟抱着唐小丫，眉飞色舞。

“可是，饭桌？”

唐小丫的抗议没有生效，何大伟将她抱进与厨房连在一起的卧室，“啪嗒”一下关上了改装后的门，把她放倒在了床上。

当何大伟在唐小丫身上驰骋的时候，唐小丫感觉到他比起平日更卖力。最后，她呻吟着，四肢瘫软成一团泥，缩在他怀里。他一反平时翻身呼呼便睡的常态，用鼻子、下巴、舌尖不停摩挲着她的脸，双手抱得她死死的，差点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

“唐老丫？”她反手抱住了他的脖子，探询。

何大伟什么都没说，用深深的长吻堵住了她的疑惑。

Waking up

In the midday sun

What's to live for

You could see what I've done

Staring at emotion

In the light of day

I was running

From the things that you'd say

唐小丫脑海里盘旋着唐磊大吼歌唱的余韵……忽然，伴奏中夹杂着重重的“咚咚”鼓声。

“何先生？唐小姐？”

她一下清醒了，慌忙去推身边还睡得沉沉的何大伟，一边找了睡裙套在身上，临出门，看何大伟还没醒，抬脚使劲便踹：“唐老丫，房东来了！”

唐小丫冲到门口，打开门前使劲抓了抓自己凌乱的头发，再抹了把脸，深吸一口气，拉开门，使劲笑着，面对门外来客：“吴大姐，早上好！”

“你们是怎么搞的？昨天闹得那么凶，今天起得这么晚？”肚子胖得可以媲美男人的将军肚的包租婆一脸晦气地看着唐小丫，本想径直往里闯，一闻唐小丫开口的味儿，表示受不了地厌恶地后退几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夹带着本地方言：“哎哟，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大白天的，睡到日上三竿，还衣冠不齐、脸容不洁的出来见人，什么素质？”

唐小丫看着同样穿着睡衣、踏着拖鞋与自己几无二致的包租婆，吞下怒气赔笑：“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我们给我弟弟庆祝，所以今天起得稍微晚了点。”

“是啊，昨晚，我来了三趟找你们，就是为了说这事，所以不是说我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昨天晚上你们这里干吗啊？深更半夜，鬼哭狼嚎，影响左邻右舍休息知不知道？”听唐小丫提昨晚，包租婆振振有词，“唐小姐啊，楼上王伯、楼下张婶，还有住你隔壁的那位何婆婆，今天都到物业管理那边投诉你们了，说你们不顾及公共利益，肆意制造噪音，严重影响他人居住环境。”

“是，是，我们一时没注意，下次会记住的。”

“下次？唐小姐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有下次？”包租婆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我说，我已经听说了，你们这个月不是已经找到房子了吗？麻烦唐小姐你们就赶紧搬吧，这样我也好跟投诉的邻居有个交代，对吧？”

“搬？”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从唐小丫身后冒出来的何大伟怒气冲冲，“凭

什么你说搬，我们就得搬？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签合同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合约一日没到期，我们就有权利在这儿住下去。”

“啊，何先生，我不是说你们没这个权利，你们也没骚扰邻居的权利不是？可你们昨天晚上不也这么干了吗？”包租婆也扯开了喉咙，因为正站在过道上，惹得上下的住户纷纷八卦地侧起耳朵听个仔细，“你们这些人就是这样的，租房子给你们的时候什么都说好，结果呢，没点公德心，你们天天晚上这么吵，那其他住户还怎么睡得着啊？我现在不是说不给你们住，是你们没有遵守住户守则，还被人投诉到管理处，现在不仅你们丢脸，连带着我这个房东也没面子啊！反正我不管，三天内，你们给我搬出去，三天后我来收房，吾该！”

“你还有没有更蛮横不讲理一点啊？”何大伟火气大了，也扯开喉咙喊，“不就是昨天我们声音大了点吗？就赶人走？谁投诉我们了？叫他们出来，一起去管理处评理，是不是就因为这样你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我们搬了？”

“吓？你尼个……捞头啊，我现在不就在跟你们评理吗？”包租婆冒出了句方言，而后继续用蹩脚的普通话吼，“唐小姐，何先生，你们别不讲理好不好？是不是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你们听不懂啊？”

“听懂了，你的普通话很糟糕，但你什么意思我都听明白了，我现在告诉你，你也听清楚一点，我们不搬。”何大伟一点不妥协，看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一把将唐小丫扯到屋里，自己则堵在了包租婆面前。

“啊，你们大家来看看，这什么世道？他们这些捞头捞妹占着些歪理反过来欺负我这个屋主。”包租婆一点不惧怕这个比自己高一个头的男人，朝楼里本就认识的邻居故友用方言叫嚣，“一个大男人带着来历不明的女人未婚同居啊，还带些什么三教九流的朋友来又吵又闹啊，现在影响大家休息了，还不让我说啊，你们说，我是不是就不应该租房给这些捞头？”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何大伟跟她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你怎么骂人呢？你骂谁呢？”

脸色发白的唐小丫站在男人后面，她听不太明白包租婆说的方言是什么意思，但她看懂了人们看他俩的视线里蕴含的鄙视，她捂了捂额头，拍了拍何大伟的肩膀，“大伟”？看何大伟没察觉到，她大声叫了一句，“大伟”！

“啊？”何大伟回头，不知道唐小丫想干什么。

“告诉她，我们搬，明天就搬。”

“什么？这不便宜了她？”何大伟不干。

“别跟她吵了，有意思吗？”

唐小丫知道，房东早就盼着他们搬了，因为嫌当初租给他们的租金低了，她打算将房子重新翻修，再租个好价钱，而这个价钱，唐小丫他们负担不起，房东见他们没有续租的意愿后，就一直找借口想让他们尽快搬走，自己也好早日装修，早日再次以高价出租，而这一次，也是看准时机来逼迁的。

何大伟毫不惜力地把门摔上的时候，还气愤不已，“她用那什么鸟语说我们什么来着？这些蛀虫，就知道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好歹我们还在勤勤恳恳地干活，虽说没什么大的贡献，但也是正当事业来着，他们呢，就知道像条虫一样窝在家里，仗着家里有点房产就靠租金过日子。嫌弃我们外地人？大处说，没有我们，谁来发展广州的经济？小处说，没有我们，谁来租他们的房子？他们收不到租，靠什么吃饭？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捞头’？”何大伟使劲地呸了一口。

“算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心情同样糟糕的唐小丫安慰何大伟，“也不是所有广州人都是她那样的。”

“对，幸亏不是所有广州人都是她那样的，不然他们可真一无是处了。”何大伟盘腿坐在地上，看着狼藉一片的屋子发了一会儿呆，才想起来要做什么，“哎，明天就搬？”

“对，明天就搬。”唐小丫点头，“你找找伍老先生，看看我们提前搬进去，他那边方便不？”

早在意识到房东不再情愿出租房子给他们的时候，趁着租约远没到期，两人便在闲暇时四处寻找房源，打算慢慢找到称心如意的房子再搬走，而他们也确实相到了心仪的房子。

房子是老房子，但比起现在因寸土寸金而修建起来如鸟笼般狭窄的新房子显得宽敞多了，而且虽然所处的地段有点偏僻，但只要每天多花十几分钟——穿过几条小巷，走出海幢街后，就是公交车站以及地铁入口，附近拦截出租车也方便。房租当然比原来住的房子要贵，但比起房东装修后出的租金又要便宜许多。

按理说这样的房子，即使交通条件上差了一点，但也应该是很多人抢着租才对。可偏偏那房子却空置了许久，等到何大伟跟唐小丫看房，见过就住在相

隔一堵圆廊的西厢那边的老宅主人后，这房子才算是租了出去。

原来这老房东姓伍，据说是原十三行的后人，老人家租房，不求贵租，但求一个字：缘。

而何大伟恰好就是这个有缘人，拿伍老先生伍云龙的话来说就是：何大伟跟这房子风水相宜，合住合居。

何大伟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

寻过去的路上巷深幽幽，行人很少，车也少，街道上满是红棉树在阳光下的斑驳倒影，偶尔见到敞开的院子，看到有天井，还有一些孩子稚气的声音，很虚幻地飘过来，呀呀地好像在学着风华粤韵，这与外面现代的世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的静谧，让他生出了不知身处何处的错觉，直到走过一条碧水静流的小河，看到活泼的孩童撒网捉虾，那虚幻的情景才渐渐化为现实，但再踏入伍家老宅时，悠悠粤声复又浮起，他再次陷入了刹那的恍惚之中。

后来何大伟才知道，当时从伍家客厅传出且弥漫了整个老宅院落的那首曲子叫《花弄影》。

慢拍云板，铿锵作声，咿咿呀呀的声声思念便随二胡跳了出来：

若那黄莺喉转，是怜才动爱心

念情浓慰痴缠，痴心护爱娇

冀缘定百年，得成婚眷

……

听声音应该是位女伶唱的，等到他们在女主人陆欣怡的带领下看完了房子，表示满意，走到伍家去见伍老先生的时候，那声音却变成了男声，同时他们看到的，是个穿着儒雅双襟汉服的男人，一手拿着矮潘紫砂壶，一手翘起了兰花指，旁若无人地在院子中随乐高调抒情，低泣诉离，柔媚委婉而又跌宕有致，直至一曲终了，他才敛了神色，自若地看着来看房的客人：“他们是今天来看房子的客人？”

“对，何先生、唐小姐人都不错，而且他们对房子也满意，所以我就带他们见你来了。”从外表上看，陆欣怡起码比丈夫年轻十岁，她给丈夫简略说了一下，“你之前拟订的合约拿出来给他们看看，没问题的话，他们就租了。我看他们挺和气，我们本来就是找合适的人照看老宅，不让那屋没了人气。他们打算租一间，另外两间空着，我看也没啥问题。”

“哦？可是……”伍老先生细细打量了何大伟一番，又打量起唐小丫，似有难言之语却吞吞吐吐。

“可是什么？”陆欣怡扯了一下丈夫的衣袖，低声没好气地说，“我跟你说了，老头子，这房子早一天找到合适的人，我能早一天省了这个心，好专心给咱们小丽物色对象，你可别再跟我来胡搅蛮缠那一套。”

“我什么时候胡搅蛮缠过啊？”伍云龙不敢提半个字，心虚地辩解，再看看何大伟，嘴里念叨着，“这，缘啊，缘在哪儿呢？”

那边何大伟以为男主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心一急，向前连走几步：“我说，我们……”话还没说完，何大伟步子踉跄着就摔了下去，他伸出手想抓住根救命稻草，这一抓就拽住了伍老先生拿着紫砂壶的胳膊。那一身真丝质地的汉服滑不留手，何大伟没抓到救命稻草，却把他手上的紫砂壶给撸下去了。

“哎，我的壶！”

眼看茶壶就要着地，何大伟眼明手快，伸手把壶一抄，往怀里一搂，顺势蜷着身子在地上一滚。唐小丫大叫起来：“大伟，你没事吧？”

何大伟从地上坐起来，冲唐小丫笑了笑：“没事。”然后松开手，看到紫砂壶安然无恙，松了口气，站起来双手把壶捧到了伍老先生面前：“伍老先生，您的壶。”

伍云龙看看那矮潘，再看看何大伟，哈哈笑了起来：“好，这房子，就租给你了。”

“那真谢谢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忽然之间这老先生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但听说他肯将房子租给自己与唐小丫，何大伟高兴不已，交了订金之后又去看了几次，到最后正式签约的时候，声明自己之前的房租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期，因此询问正式租期能不能从一个月后算起，伍氏夫妇也没多为难他们便答应了。

而现在，他们的正式租期还没到就要搬进去，不知道伍氏夫妇怎么说呢？

何大伟一个电话打过去，得到的是满意的答案：只要他们愿意，随便他们什么时候搬进去，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何大伟高呼万岁，当天与唐小丫收拾好了这边的东西，随后便联系搬家公司要了辆小货车，打算明天一趟不行，两趟也一定搬个干净。

但到了第二天，眼看万里无云的天空竟然一大早便乌云密布，连绵的细雨下了一个早上后演变成了倾盆大雨。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特色，无论哪个季节，雨总是嫌多，而且总挑在你意料不到的时候不期而至，于是整个城市老是潮潮湿湿的。

原等着天气转晴的何大伟看着楼外往下坠的雨珠不耐烦地搓着手，看看还在检查行李包的唐小丫说：“我着急搬家忘看天气预报了……还搬吗？”

“搬。”

说实话，何大伟是不想这么快搬的，一是被房东那么一闹，心里一股气憋着没处发泄，二是想想早交了的不多半个多月的房租就这么打水漂了，他心疼。换平时，他肯定跟房东僵持下去，拖到合同期满，不为别的，就为赌那口气，理完全是站在他这边的，凭什么他堂堂八尺大汉还得无辜沦为鱼肉，任那包租婆刀俎欺凌？

但为了唐小丫就不同了。

说到唐小丫，何大伟心里一股内疚就涌上来了。

他不能让唐小丫再受半点委屈。包租婆口无遮拦骂的那些话，正是唐小丫所顾忌的，也是前天晚上让他觉得憋屈的。

三年，就这么毫无声息地过去了。

唐小丫想当初的时候，他何尝不是在想当初呢？当初自己大学毕业南下乍到这个城市时的豪言壮语，就那么应景地从脑海里冒了出来，把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当初唐小丫大学毕业，不管不顾地抛下一切跑到广州，就为了在他身边待着，他感动，当初在给唐小丫接风的庆宴上，他也像那夜的唐磊一般，举着酒杯，给她许下了幸福未来的承诺。

而现在，三年过去了，唐磊也毕业要出来打拼了，而自己的事业还是不温不火的，给她许下的承诺连一半的影儿也没见到，别的不说，最起码，连给她一个像样的栖身之所也办不到。

他懊恼。

在唐磊满心喜悦的时候，他心里的是失落。

唐磊是刚起步，可以慢慢来，而他呢？在这个城市奋斗了五年，再不能说是刚涉社会的新人了，却依然如新人一般，双手空空，前途未明，他不得不心虚，他不得不觉得愧对唐小丫。